

# 新民晚报 | 民间收藏



## 考究的胡椒粉瓶

◆ 童孟侯

这里展示的是不是和老母鸡下蛋有关的藏品?看看,两只肥肥的母鸡,生下了两只跟它们差不多大小的鸡蛋。不是,如图所示都是胡椒粉瓶。

中国人不太喜欢吃胡椒粉(尽管中医认为它辛热辛温),小饭店的餐桌上一般会放一只酱油瓶,一只醋瓶,还有一只辣酱罐头。

而欧洲的餐桌上一定会放一只胡椒粉瓶和一只盐瓶,因为洋人(尤其是美国人、德国人和法国人)吃牛排或者吃面时,要吃得咸淡正好味道鲜美,似乎必须撒上一点胡椒粉或者盐。撒胡椒粉时,其小幅度动作很是潇洒很是文雅,想来也是洋人用餐礼仪的一部分吧?

洋人吃胡椒粉吃得更多,各种胡椒粉料瓶自然也多,于是,料瓶的材质逐渐考究起来,造型更是五花八门,令人眼花缭乱。

我不是专门收藏胡椒粉料瓶的(收藏这一门的人暂时还没有听说),我只是到国外去旅游时,随意买了几只造型特别的小瓶子小罐子,没想到把这些瓶瓶罐罐归拢来细看,它们竟然都是胡椒粉料瓶。

如图,中间的那个三只脚的胡椒粉罐子就很考究,铜镀银,造型是鸡蛋形,顶部是一个灵巧的圆点,圆点下面有十多个小洞,底部刻有几行英文:MAPPIN WEBBS——大概是这料瓶的牌子,LONDON SHEFFIELD——翻译过来是伦敦谢菲尔德。伦敦和谢菲尔德是两个城市,相差几百公里,这大概是出品这款料瓶公司的两个地方吧?总公司和分公司吧?

这个三脚料瓶是我多年前到斯里兰卡淘来的,价格大概相当于人民币90元。它包装浓厚,肯定是有七八十年“高龄”的老玩意儿。

后排那个高高的大型胡椒粉料瓶也是铜质的,包浆更是漂亮,它是我在新西兰的汉密尔顿小镇的一家店里淘来的,只花了8欧元,合人民币64元。我估计这个胡椒粉料瓶以前是餐厅里用的,因为家里吃饭时用这么大的家伙有些鱼大水小。

前排的两只瓷质的老母鸡是我在柬埔寨买的,黄黄的嘴,红红的鸡冠,蓝蓝的翅膀,憨态可掬,我是当它工艺品买的,拿到宾馆里才发现鸡的背上有洞,一只背上开了两只小洞,另一只开了三只小洞,原来是胡椒粉瓶和盐瓶。

两只老母鸡的后面是两枚鸡蛋,虽然也是瓷器的,但是其颜色和大小几乎和真鸡蛋一模一样,惟妙惟肖,令人赞叹不已。同样,其中一只蛋上有两个小洞,另一只蛋上有三个小洞;一只胡椒粉瓶,一只盐瓶。不知道它们是哪个国家出品的,也忘了花多少钱买来的,只知道它们不是新货,有些年头了。

图中后排左面的那个罐子是我在克罗地亚买的,很便宜,好像就值人民币十几块钱。我拆开那罐子看,发现它还带有磨碎胡椒的功能,只要把胡椒倒入,然后摇动顶部的摇柄,摇柄下面连着的铰刀就会把胡椒磨成胡椒粉。同去的驴友说这是磨咖啡豆的,不是磨胡椒的。

外国的很多牛排店都会提供木质的(橡木和榉木)胡椒粉研磨器,让客人当场磨碎当场吃,Just try it,转动罐子的上半部,磨碎的粉末就会从下半部撒出,很是有趣。

胡椒是从外国传入中国的,没瞧见胡椒前面那个“胡”字吗?洋人的胡椒粉料瓶千奇百怪,推陈出新;而中国的料瓶则讲究年代久远,有掐丝珐琅彩的,有清代瓷器的,有银子做的,非常考究和精致,拍卖起来几千元一只呢。

我是收藏爱好者,为了觅宝到处跑,加上爱吃甜食,会唱歌。陌生人还真以为我是“搪瓷七厂”(沪语“荡住吃唱”的谐音)工作的。这件根艺小品“蟾宫折桂”觅得便是一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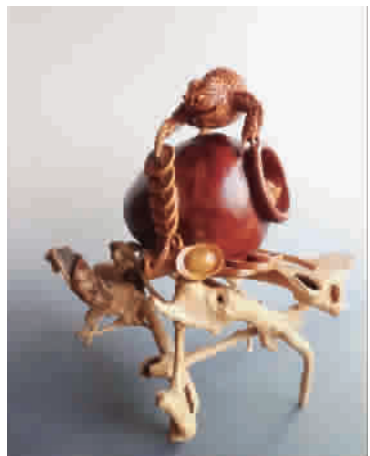
蟾宫折桂,为成语,蟾宫指月宫。中国神话传说中月宫有一只三条腿的蟾蜍,因被财神刘海用计收服后成仙,日后金蟾巨服于刘海门下,为求将功赎罪,使出绝活咬进金银财宝,助刘海造福世人。于是民间便流传了“刘海戏金蟾,步步钓金钱”的传说。人们称其为招财蟾,简称金蟾,因此月宫也称蟾宫;传说月中有桂花树。折桂,摘取桂树的枝条。我国古时科举考试正在秋季,恰逢桂花开放的时节,古代把夺冠登科比喻成折桂,借喻高中状元,引申为获得很大的成就或很高的荣誉,多指金榜题名,泛指各种竞技比赛、参加各种考试,取得好名次,名题金榜和及第成名。按照民间传统习惯,应试者及其家属亲友都

## 根艺·蟾宫折桂

◆ 王炳奎

用桂花、米粉蒸成糕,称之为广寒糕,相互赠送,取广寒高中之意。所以蟾宫折桂的意思就是比喻科场得意、金榜题名,如同是折到了月宫中的桂枝。《红楼梦》第九回中林黛玉听说贾宝玉要上学了,就笑道:“好?这一去,可定是要蟾宫折桂去了。”

这个金蟾摆件,长20厘米,高23厘米,宽18厘米。十年前光大会展上的展台上,这只香柏木三脚金蟾“拉风哥”独领风骚,被醒目地置于一个杜鹃根雕花架上,它身材肥硕,站在装满元宝和铜钱的纳财罐上,双目圆睁,右足把持着罐口,左足紧拽着一串铜钱,摆出一副“洪荒之力”助刘海招纳财宝的



姿态,吸引了来往的观众,我被它一眼迷住了,欣然解囊将它请了下来。

寓意桂枝的根架,是多年前

在广西桂林根雕市场收进的。长40厘米,高22厘米,宽23厘米。月桂属樟科常绿乔木,原产地中海地区,与中国桂相近但不同科。中国也有桂冠之说,它以桂枝编织,取其清香高洁。三国时繁软的《弭愁赋》中有“整桂冠而自饰,敷蓁藻之华文”之句,意思就是编织桂冠来打扮自己。又有明初宋濂的《重荣桂记》所叙,江西庐陵周孟声读书人。家院有棵大桂树,枝叶繁茂,元末动乱树被烧,只剩光秃秃的树干。到明初天下安定,树干竟发出新芽,不几年,老树又郁郁葱葱。可见桂树的顽强生命力。这件天然造型的根架,虬曲苍劲,起落有致,婀娜多姿好比月宫中的桂枝。金蟾摆件与根架结合在一起,真是相得益彰,珠联璧合,构成了一幅三维立体的“蟾宫折桂”画面。

根艺小品完美地以根艺形式表达诠释了“蟾宫折桂”的意境,也充分表达了古代人民对月亮的美好向往。

(图片摄影:张静庵)

## “钱派”艺术后继有人 ◆ 海青



■ 钱慧安绘《关公》

今年正值“豫园书画善会”成立110周年,为纪念首任会长、海派书画艺术宗师钱慧安,“双管楼传韵——钱慧安及其弟子、传人画展”将于年内豫园“听涛阁”拉开帷幕,呈现钱派绘画艺术风采。

出生于1833年的钱慧安所处的时代正是晚清。晚清是中西文化开始接触、碰撞、融合的时代。1843年上海开埠,钱慧安十岁,至二十岁左右他已在上海城隍庙一带卖画谋生,待三十岁出头时已饮誉海上画坛。由此可见,钱慧安的艺术成长史与上海开埠史几乎重合,同步成长,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代海派画家。

正因钱慧安较早生活于开埠后的上海,他能够第一时间感受到人们在审美上的变化,熟悉市民的市井生活、民俗风情。他

适时吸收一些西画的透视、人物脸部高光、留白等技巧,使他笔下的人物丰满、立体,富有时代气息,开风气之先,实乃海派绘画中西融合之先驱。沿着海派绘画这条脉络探源溯流,无疑就看到钱慧安的身影,正如海派大师程十发先生所题:海派源流。

由于钱慧安之画符合民众审美,从而广受欢迎,由此促成海上画坛学钱画的风气,追随其后的弟子最多,成为社会公认的“钱派”。钱慧安与其弟子沈心海、曹华、徐小仓、谢闲鸥都进入近代海上书画六十名家之列,几乎占据了十分之一之席,足见“钱派”当年的影响力。一个艺术家在艺术史上开宗立派是极其不易的,大师未必都有开宗立派的能力,而作为宗师则必须拥有符合开宗立派的条件。钱氏子弟

众多,“钱派”历经百年沧桑,如今已是枝繁叶茂,此次展出的画作,除钱慧安本人的二十二幅,另有他的嫡传弟子沈心海、徐小仓、长子钱颂椒、次子钱书城,三代弟子谢闲鸥,四代传人杨永青及谢闲鸥之女谢采琪,五代传人杨莹莹(杨永青之女)、杨欣欣(杨永青之子)等人的作品三十余幅,可谓五代同堂,源远流长,另有豫园书画善会现任会长戴敦邦先生精品力作贺展,以向钱老会长致敬,纪念豫园书画善会成立110周年。

此次画展由豫园书画善会联袂钱慧安纪念馆、上海海派书画院、豫园管理处共同举办,豫园书画善会副会长,钱慧安曾孙女钱德敏女士表示,画展旨在弘扬“钱派”绘画艺术,这也是对这位海派艺术宗师最好的纪念。

## 留声机里留风华

◆ 郭树清

伟大的高科技产品之一,人类第一次能将声音永恒留存。留声机作为一种舶来品传入中国,据史料记载,1889年8月,爱迪生亲自寄送一台留声机给当时的大清国直隶总督李鸿章,并于当年首先出现在上海,它与黑胶唱片成就了上海成为远东最时尚的音乐前沿。如今留声机与旗袍、石库门构成了“老上海”最抢眼的文化符号,也是老上海人美好的回忆。

随着手机大踏步地进入我们的生活,随着人类走向互联网时代,很多我们曾经熟悉而温馨地喜欢的东西,不知不觉地和我们渐行渐远,甚至淡出了我们的生活。这个风靡一时的留声机,曾经为很多家庭所钟情,给几代人带来欢乐,如今它已成了收藏者珍视的物品。

《岁月如歌——我的留声机收藏之旅》一书,以图文并茂、文情并茂的形式,深入浅出地将古董

留声机的收藏过程全景式的介绍,运用详实的资料和文字记录留声机的辉煌历史、发展之路,使读者对留声机有一个立体式、全方位的了解,并且在获取知识的同时,可以欣赏琳琅满目的古董留声机的款式和风采,其中不乏一些人所难见的佳品、珍品和稀缺的绝妙藏品。还可以跟随作者的脚步漫游欧美多个名城,让读者深深领略到海派艺术的奇景异彩,更是让大家大饱眼福的同时,感受到作者对古董留声机收藏的执着追求。

在十余年的商旅于欧美多国之余,庄诺先生经过坚持不懈的艰辛跋涉,收集了数百台古董留声机,用以珍藏之外,还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,其数量之众多,内容之丰富,堪称演绎上海传统文化史的一部代表作,让人惊叹不已。庄诺先生《岁月如歌——我的留声机收藏之旅》犹如寻声之旅,让100多年的声音史在字里行间重现,值得细细品味。同时,在该书浓郁趣味的感染之下,也感受着他对收藏古董



留声机的自得其乐,以及付出的心血和深情,犹如人生路上留下的一行行足迹、一枚枚纪念章、一串串跳跃的音符,必将勾起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回忆,吸引更多留声机爱好者的兴趣和目光,并把这一雅致而有品位的追求坚持下去,把这份承载着富有历史文化内涵的人类文化遗产发扬光大。

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叶辛特为此书作序:“19世纪末,留声机成为那个年代最伟大的高科技产品之一,对于生活在新时代的我们颇具启示,值得细细品味。”

